

陳芳明： 給心情一個交待



王詩雲攝影

在出版「生命四書」——《風中蘆葦》、《夢的終點》、《時間長巷》、《掌中地圖》之後，曾經作為陳芳明「分身」、並且在八〇年代動輒引領風騷、創造爭議的「政論家施敏輝」、「文評家宋冬陽」、「詩文創作者陳嘉農」，於一九九八年正式退位走入歷史。閱讀這幾部散文集，看到的將是一個浪漫的、滿溢詩人氣息的革命戰士，或是焦渴的、燃燒政治熱情的文藝青年——這是收回分身之後的陳芳明。不過若要真正辨識他的「本尊」，還得咀嚼同樣在今年出版的史論《左翼台灣》和《殖民地台灣》，因為裏面包藏了一個台灣學界罕見的身分印記：左翼。

對於嗜讀陳芳明文章的人來說，總覺得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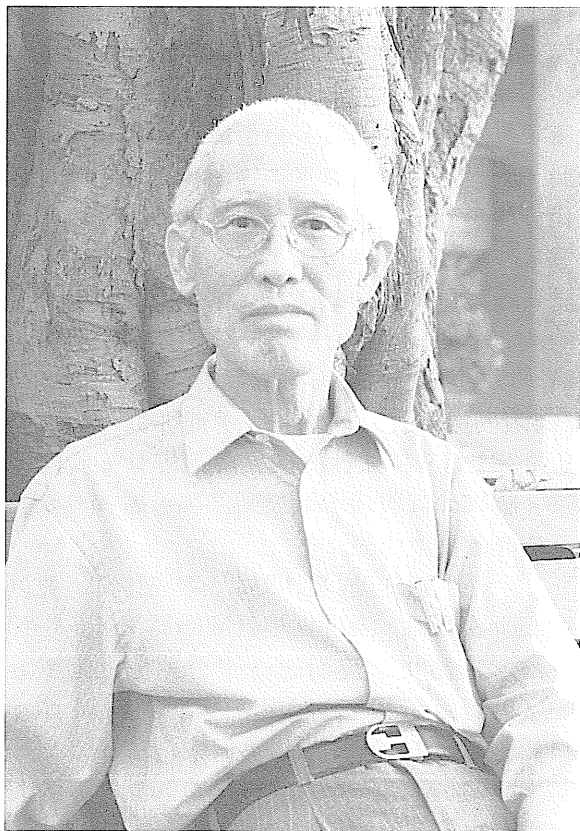
從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職位，走向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路途慢了點。畢竟，作為一個政黨的發言人，他的形象是堅定而令人緊張的；但是作為一個學者的他，卻是謙和靦腆宛若嬌羞的冬陽。殊不知，無論是當初的從文學走向政治，抑或近來的自政治返歸學術，陳芳明依據的不是「理念」，而是「心情」：當初的捲入海外政治運動，是服膺於八〇年代尋找希望、追索認同的企盼；現在的回歸學院，則是為了一個可供人文思考工作的心靈角隅。就像他說的：「當你覺得工作已告一段落，自然也會收拾一下心情。」於是他整理了三十年來的文稿，以出版成冊作為交待心情的儀式。

在被命名為「生命四書」的散文集中，

《風中蘆葦》是早年少作的舊版重出，前半部盡是未完成的詩行改作的散文，呈現了夢幻年華的浪漫詩情；後半部的寫作場景多在異域，記錄了去國遊子的愁苦和不堪。《夢的終點》書寫了一則則關乎革命的夢，在今天儼然成爲青春與熱情的見證，從中可以輕易讀出年輕的他如何無悔地燃燒著自己。《時間長巷》是近五年來散文的結集，交遊於政治的台北和學術的台中，其間的衝突／辯證，看得見陳芳明由撕裂到癒合的靈魂。至於《掌中地圖》，則是拋開了國族情感與道德框架，大膽地檢視流淌著愛慾生死意念的官能和肉體；對一個知識淵博、飽經生命霜雪的公眾人物來說，這是最難得的勇氣與挑戰。

散文之外，陳芳明今年交出的歷史論述同樣鏗鏘有力。《左翼台灣》記錄了殖民地時期文學運動的歷史，《殖民地台灣》則是書寫日據時期左翼運動系譜，兩者相當程度地填補了台灣研究的空缺。不過，相較於散文集是對自己前半生的心情交待，史論彷彿預示學者陳芳明新的開展可能。雖然他並不忘情於散文寫作，但是未來的主力，將會集中在文史論述上。他一再宣告，刻正撰寫的「台灣文學史」，計劃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發表，相信這會是自葉石濤《台灣文學史綱》問世以來，最讓人引頸企盼的文學史著作。（胡衍南）

余光中： 與永恆拔河



吳奇為攝影

誰也難以想像，這樣一位面容溫文、身形清秀的詩人，以七十高齡仍謬思翩跹，以百川入海的磅礴氣勢，灼灼噴湧熾烈的創作之泉。

重九節前後，全台報紙都刊載著余光中的慶生活動，沸沸湯湯，從高雄辦到台北。近三十名文友合著的祝壽詩文集《與永恆對壘》，與當時正在付梓的回憶錄《茱萸的孩子》，更增錦上添花的熱鬧喜慶。這可是詩人頻頻發射變化球，眾人借力使力投返的迴力球？爲證明老而能狂，余光中早就儲備創作多時，正待此